

艺痴者 技必良

——记著名画家刘福泽



■ 本报记者 曲强奎 饶珏璐

提起刘福泽，熟悉他的朋友都会笑着说，他是一个画痴。朋友想请他吃饭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他会说：“会耽误我画画。”就是这样对绘画的痴迷使得他笔耕不辍半个多世纪，也使得他的作品渐渐走向了艺术的高峰。

刘福泽说，书画这种爱好，就像文化鸦片，会上瘾。既然爱上了，就放不下了。就是这一句“放不下”，让他无论在逆境与顺境中，都持之以恒地画着，让他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坚持着自己的热爱和追求。对于书画的追求，他这样说：“画画源于兴趣，有兴趣就去画，画的时间长了就有成绩、有成就感了。这样的感觉会推动兴趣的发展继续画下去，如此往复循环相互促进。”朴实简单的话语，却道出了追求与坚持的真谛。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刘福泽对于书画的热爱源于他的父亲，父亲是名中医，对诗书画也颇有研究，收藏了许多名家的作品。刘福泽自幼临摹古画，取众家之长。自幼的积累让刘福



泽的画作体裁变得十分广泛，花鸟、山水无一不精，而尤以鹰马虎等生灵最为传神。

牧马 10 年 厚积薄发

说起他的画，就不得不让人想到他笔下的马。从他早期的作品中，不难看出徐悲鸿水墨奔马的影子，可以说是神形俱备，连徐悲鸿的夫人廖静文都感叹“苦悲鸿在世，也当欣慰”。然而他并没有止步于徐悲鸿，而是在深入研究和學習徐悲鸿水墨奔马的基础上，集众家之长而独树一帜，开创了自己奔马画风——正面奔马。廖静文评价刘福泽画正面马，突破了画家画马的思想。以前的人观察马都是在侧面，观察马的奔腾，很少有人会表现正面马的奔腾。因为如果从正面观察马的奔跑形态，第一，时间不允许你细致的观察；第二，马直接冲过来的时候，有危险。

上个世纪 60 年代，刘福泽从沈阳鲁迅艺术学院毕业后赶上“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再教育，于是到了内蒙古草原牧马放鹰，一放就是 10 年。而恰恰是这 10 年，让他有时间、有机会充分地 与马为伍，用心体察马的形态和性情，为他日后的创作打下了坚持的基础。但是那个时候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都不允许大量拍照，所以想画正面奔马主要还是靠观察实物。但是想看正面的马怎么办呢？于是刘福泽想出了一个法子，倒着骑马。这样，倒骑着马在前面领跑，就能方便观察到后面的奔马。

为什么他要选择这样的角度来看马正面的跑动呢？他说，因为马的体型是长形，像一个长的圆锥形。如果你是正面看的话，只看到胸的话就看不到腹部。如果只画到胸部，不表现别的部位也不行。用这样的方式和角度才能完整地剖析马的正面形象。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一幅幅佳作。启功、尹瘦石等名家曾对刘福泽的画给予“大气势”的评价，认为刘福泽



大笔、大墨、大幅、大势、大气度，一气呵成，挥洒自如，又能妙造自然。正是由于他对笔下生物的细致观察，才使得他能利用光学、透视、解剖等多种手段来表现笔下生物 的性情、精神和灵魂深处的本质，使他的画作达到了出尘脱俗的大化之境。

继承发扬 独树一帜

刘福泽说，山水画是陶冶人的性情，花鸟画是取悦人的心灵，而他的鹰、马、虎是催人奋进的。自小学画便临摹山水花鸟，他的爱好广泛，山水、花鸟、人和动物都比较喜欢。对于马和老鹰的偏爱，是因为他们表现出来的形态是运动的，是积极向上的，是生命的希望，是大自然的强者。而属马的他，自小对徐悲鸿画的马情有独钟，八九岁的时候，听父亲讲徐悲鸿的真迹——水墨奔马图，他开始临摹，从此对于徐悲鸿的热爱便不可罢休。此后但凡看到真迹、邮票，只要有徐悲鸿画的马，便收买收藏，而后千百遍临摹，丝毫不倦。故而渐有所成，画马可达徐悲鸿之化境，然徐悲鸿作为上个世纪的文化典型，刘福泽觉得徐悲鸿的马也应该创新和发展。他说：“我要画我的马！”凭借十几年对马外形的观察和对内神的体验，他开创了自己的画风。他说，继承就一定要发扬，发扬也一定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人到 50 岁以后，如果再没有自己的风格，那就在永远走别人的路，永远吃别人嚼过的谷，永远步先人的后尘，将一事无成。所以说，路在脚下。鲁迅曾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去发展和创新，就是说集众家之长，然后把众家都放下。别人怎么画，你偏不怎么画，做艺术的叛逆者，这样才能够独树一帜。

热爱生活 坚守信仰

10 年文革，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难以磨灭的伤痛。但是对于刘福泽来说却是一种积累，在客观上也给他的学习和创作提供了一个相对安静和自由的环境来观察马、观察生活，让他得以沉静下来，厚积薄发。

“文革”期间，刘福泽被下放到内蒙古牧马，心态却很平和。他说：“当时也没想过以后会怎么样，但是与马为伍，这种心灵的交流和对话，也没觉得太失落。因为我有一个信念，绘画支持着我。”中国是一个有着 5000 年文化和历史渊源的泱泱大国，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和对生活的热爱，支撑着他的信仰和追求。那 10 年是积累是磨练，是破茧成蝶的挣扎和坚持。越是艰苦，越是磨练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他常将这句话挂在嘴边。

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解放后，有个日本人来到中国给周恩来总理道歉。周恩来却说：“我感谢你，由于你们的侵略，中华民族才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共同抵抗外敌。”有一弊也就有一利，“文化大革命”也确实锻炼了一批人。由此可见刘福泽对待生活的态度还是很积极乐观，看待逆境也能保持一份冷静与豁达。这一点，从他的作品也能看出来。看他的作品，可以感受到这是一个乐观积极的作家、是一个兴趣广泛的杂家、一个富有创作激情的画家。创作的时候可以畅通无阻地表达心中所想，迅速的画出自己心中的图画。

他说这跟他性格有关系，他是满族人，黑龙江出生，性格比较直爽，什么事情想表现的话就不会遮遮掩掩，有什么想法就应该直接和读者、知音交流，用不着太曲折了。北方人和南方人的性格特点不太一样，南方人性格比较细腻，北方人比较豪放。所以他对所想表现的东西，就马上表现出来，就像他的真性情，丝毫不遮掩。

谈到对生活的热爱，他说：“每个艺术家都对生活有热情，连生活都不爱了，还谈什么艺术？艺术是感动人的。你想感动别人，你首先得受到感动。你首先受到感动以后，你才能用你的激情去打动别人。你得用 10 分的力量，去让人感受你的感动，就像唱歌一样，你用 10 分的力气唱，别人也许只听到 6 分。你用 3 分的力量唱，那肯定听不到了。所以说，你想改变别人的思想感情，你就要强烈地感染他，越是强烈，他受到的震动越大，他的记忆就越深刻。艺术也是一样，你想让他有怎么样的感情，你就要尽全力地达到效果。这就是传与受的问题，电越强，火花就越大。所以说，你想要和你的读者达到共鸣，你发电就要强烈一点，这样到达的和接受的就更多。”

谦虚风骨 不好人师

作为手指画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协

会副秘书长、知名画家，刘福泽顶着种种光环，却丝毫没有名人的架子，相反，十分平易近人。他说：“做人，用不着端架子，你的画、你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见证。好与不好你让作品来说话，你自己不能夸夸其谈，说自己如何如何。觉得世界上只有自己最高，这样讲话的人其实是最低的。有些人在艺术笔墨上达不到高度，于是就用语言来弥补他的不足。”

刘福泽就是靠作品说话，靠精神来感染受众。在当今的现实社会中，仍保有一份纯真和理想，守护一方心灵的净土。他说：“做好艺术，就应该这样。我不能说我画的好，但我能说我是尽心画，尽我的力量在画。我用我最大的力量来感动人，能感动多少，就感动多少。”

刘福泽拥有如此资历，却不好为人师。他说：“我总是讲自己本身还没有学好，怎么能误人子弟。有人好为人师，但是我愿意向更多的人学习，我始终觉得，做学生要比做老师得到的更多。”艺术工作者本身就是通过自己的作品去感动人、打动人，正所谓“成教化助人伦”去教化人，帮助人走向真正的仁义礼智信，传播中华民族的传统优良品德。

正所谓艺痴者，技必良。刘福泽的画作、人品，无一不让人敬佩，希望他在艺术的道路上一路驰骋，创造出更多感染人、打动人、教化人的艺术佳作，也为社会创造更多有意义的精神财富。

万马堂主刘福泽的艺术人生

万马堂主刘福泽，1942 年 2 月生于黑龙江的一个书画世家。1963 年毕业于沈阳鲁迅艺术学院，现任手指画学会副会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世界美术家联合会会员、北京九州画院一级美术师。

本栏目由澳门鉴赏级豪宅 友情赞助

